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10
15 April 1976

CHINESE

第一九一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黄华先生	(中国)
<u>理事国</u> ：贝宁	博亚先生
法国	特拉韦尔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金泽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苏莱曼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斯塔格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森德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夏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帝汶局势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号决议所提的报告(S/12011)。

主席：按照安理会在星期一第一九〇八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全理事会的同意，邀请印度尼西亚、葡萄牙、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安瓦尔·萨尼先生和葡萄牙代表加尔旺·特莱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澳大利亚代表哈里先生和菲律宾代表扬戈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和几内亚比绍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依照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被邀请参加讨论。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如果安理会没有人反对，就邀请我刚才提到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请沙特阿拉伯和几内亚比绍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和几内亚比绍代表费尔南德斯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面前的项目。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沙特阿拉伯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很荣幸能对安理会正在讨论的问题发言，理由很简单，安理会本月份的轮值主席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人，中国是古老智慧的主要源泉之一，它也是一个使中国人民自给自足的政府制度的创造者。近代的中国政治制度是基于纪律和自制——个人的纪律和自制——最后，培养出中国人民的责任感，足以作为我们的模范。因此，我很高兴地向这位亚洲同胞致敬，他就是黄大使，他冷静而沉着，虽然年龄比我小，但智慧却比我老练。我确信我们面前的问题将得到正直的处理，因为正直不仅是主席的本色，并且，我也希望，它会是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的本色。

为什么沙特阿拉伯，或者沙特阿拉伯代表要对东帝汶问题感到兴趣呢？我相信沙特阿拉伯离东帝汶并不比华盛顿或莫斯科来得远。此外，我们是一个亚洲国家，在今天，从前被认为是遥远的土地，如今已不再遥远了，任何影响该土地的事情都会影响到全世界，因为，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世界由于通讯的发达和各地青年人的觉悟，已经成一体了。

我参加过上届大会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我的印度尼西亚同事向我保证，他的国家对帝汶那一部分没有野心。他们所要的只是不愿在那里发生一场野火——我所指的“野火”一词是说任何会引起印度尼西亚动乱的政治事件。关于这一点，我必须提请安理会注意，那就是印度尼西亚有一亿三千万人民；所以它的首要责任便是保证那块土地上不会发生动乱，因为幕后操纵的事情常常发生，不一定发生在东帝汶那块不幸的土地上，但我必须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是常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我不需指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偷偷摸摸地干涉别国内政的地区，而宪章对于我们不从事这种介入或干涉的责任，是有明文规定的。

在昨天的会议上，有些事极不寻常。我仔细地听取了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同事以及某些政治党派代表的发言；我认为昨天发言的奥尔塔先生有点道理。当然，葡萄牙代表要设法为葡萄牙的匆匆撤走提出理由。我们都为葡萄牙将它以前的海外殖民地非殖民化而向它致敬，我们仍然觉得它作的这么迅速是了不起的，

它没有象从前的一些帝国那样按部就班或推三拖四的作法。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才使它们放弃了它们的殖民地。但是我还是认为葡萄牙做的太仓促；倒不是因为它要这么太仓促来自己脱身，而是因为它有了内部问题。它正在为了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型态或政治制度——随你把它叫作什么——而受苦，而费力。因此，葡萄牙代表不必为葡萄牙的仓促撤走自圆其说，尽管，他非为这件事找出理由不可。当然，葡萄牙仍在经历着决定政治意识型态的剧痛。我们知道这一点。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葡萄牙幕后也有许多操纵它的人。有些叫做右派，有些叫做左派，有些叫做社会主义者，还有些叫做共产主义者；我们希望葡萄牙终究会一切顺利。我希望外人不要管葡萄牙的闲事，那时，我想不但葡萄牙会有和平，地中海也会有和平。

我听取了我们的澳大利亚同事哈里大使的发言，我认为他的发言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听到的最不偏不倚的发言。他劝告要忍耐，并且强调了这个问题的人的一面。东帝汶的无辜人民在受苦受难，为的是什么呢？因为那里有一场拉锯战，因为有些人要把各种不同的意识型态和制度强加在那些仍然过着部落方式的人民身上，因而在这些意识型态和制度之间产生的一场拉锯战——我所用的“拉锯战”这个词是形象化的。那些人民有自己的酋长。我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说比别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因为我们沙特阿拉伯人也还是部落制度。他们要忠于向社区的首领。他们在葡萄牙人急急忙忙地卷起铺盖一走了事以前，象我说的那样，一直过着和平的日子。我希望葡萄牙不会输出任何新的意识型态制度。首先让葡萄牙人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我祝福他们——而不要偏袒那一方。这就是我对这个国家人民的谦虚的忠告，当他们还拥有殖民地的时候，我一直为他们在联合国里辩护，而我也同他们一直进行商谈，商量他们应该如何脱身。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葡萄牙人呢？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从前在巴西的时候，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表现，不象那些北方的人们，他们白的象雪一样，自以为他们是用不同的模子造出来的。葡萄牙人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混杂在一起。他们很通人情。这并不是说别的人

不近人情，而是他们较为孤僻。正如我说过的，那些北方的欧洲人不久以前还是野蛮人。工业革命使他们走到前面，但在此之前，还是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才真正使整个欧洲有了人的文化。在那之前他们都是野蛮人。我们也曾是野蛮人，但那是在二、三千年以前的事了，不是最近的事。

因此，作为一个致力于自决的上了年纪的人，而且还同一些我的同事一起把这个原则详细订成一种充分的权利，写入许多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中，所以我愿虚心地向安理会提出几点意见。自决不只意味着摆脱外国的枷锁。它还意味着使人民能够接受新的制度，或允许他们维持他们的制度，并同时发展出一种与今日各国所期待的相符合的新制度。

我必须再度强调，也许是第十次强调，澳大利亚在几内亚所作的工作成绩是多么卓越，但是罗马不是一夜盖成的。所以假如印度尼西亚人一度采取过行动，那不会是为了要骑在东帝汶人民的头上。而是在葡萄牙的撤走造成所谓的真空时期，要想知道能作些什么来维持公共秩序。所以，没有理由要困扰或批评印度尼西亚。

当然我仔细地听取了那位年青绅士，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代表奥尔塔先生的发言。东帝汶革命阵线是在东帝汶诞生的吗？还是它是从莫桑比克或别处输入到东帝汶来的呢？我不知道它诞生于何处。现在，他有权拥护他认为最合适的任何意识型态，但是他不应该把它强加于人。他也许还年青，但他已是一位领导人了。所以，为什么不作一位讲道理的年青领导人呢？不要老是说“东帝汶革命阵线”、“莫桑比克”和说这道那的。到东帝汶去工作，不要有这么多的党派偏见，跟别人合作吧。我也年青过一阵子。岁月把我们教乖了。你没有办法把东帝汶革命阵线或任何其他种类的意识型态混合物强加给一个对它们毫无认识的人民的。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惊讶，这就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一方或另一方的辩护人，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双方的辩护人都是澳大利亚人。其中一方是支持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我想东帝汶革命阵线是该地区的一种输入品，而另一方却正想证明，当东帝汶

的局势引起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担忧时，印度尼西亚负起该地的责任的作法是对的，间接地也证明了菲律宾的作法是对的——但特别是证明印度尼西亚的作法是对的。

我可以谈一谈印度尼西亚取得独立的有秩序的方式。当时在这个联合国里，有人向我试探，他不是别人，他就是阿利·萨斯特罗阿米迪奥约，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向我保证，他们对别人没有阴谋诡计，他们只要非殖民化，并加入联合国。我也很荣幸地认识许多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我在他们中间体会不到一点侵略的味道，也就是为了经济上的野心而要把别国人民纳入该国人民的侵略意味。事实上，我发现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统治下的帝汶，对任何人都会是一种财政负担，因为它们在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但是印度尼西亚还是觉得有一种深切的责任要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以免有新的、可能会制造麻烦的意识型态输入进来。

传统的战争也许已经成为过去，但有时我们不免怀疑我们叫作代理人的战争的战争到底是好呢？还是坏呢？一切战争都是坏的。现在有许多国家，不仅大国，也有小国，都要靠暗地干涉别国事务来达到目的。当心了，估计错误是有可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事也许会从某个地方开始发生，然后我们就可能会有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这就是我觉得有责任要对安理会发言的理由。

我们要怎样办呢？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是秘书长派去查看到底能作些什么的人。我阅读了他的报告。报告并不完全，也许他要看的看不到。我们读了他的报告就会得到这个结论。因此，由于安理会的理事国中有人努力要以和平方式继续处理这件事，所以我希望我们再给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一个机会，让他亲自找出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事态不会恶化。虽然我没有资格对所谓的反对派，也就是那些想要诽谤印度尼西亚的人，提出忠告，但我还是愿意请印度尼西亚跟他们谈一谈，假如他们不带来任何新的意识型态，就让他们作邻居，不要试图作为动乱的焦点。我想我有责任和权利作出这种忠告。从前，古时的阿拉伯人总是说忠言值一头骆驼，但是今日，没有人要免费取得忠告——今日指的是这个年头。现在，似乎如果一个人要给别人忠告，虽然不是因为慷慨，而

是为了要维持和平，他也得付钱给他想给予忠告的人，这样他们才会接受忠告。我希望我们，我们大家，都会付出代价，以便求得和平。我们是在付出代价，可是有些人出钱却没有存好心。他们把它叫作援助。该做的事通过联合国来做吧，这样我们才能确信一切援助不会别有用心，不论这种用心是暗的还是明的。让联合国通过秘书长和安理会的各位先生们来作东帝汶的好顾问，大国方面不要在这件事上搞花样了。你们都知道越南的结果，你们也都知道朝鲜的僵局。看在天老爷面上，把这许多国家所有的见不得人的用心收敛一下吧，让我们喘一口气吧，有这种用心的人迟早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他们向人民抽税，把他们开到外国土地上去流血。我很高兴大国学乖了，因为不管是思想灌输，还是从前一度使用的，战鼓雷动，号角齐鸣，旌旗招展的方法，都无法把他们的年青一代赶到屠宰场中，去作侵略的帮凶了。

阁下，我深信在你主持下，安理会各理事国将会拟出一份决议草案，得到一致通过，使和平得以维持。你们这些玩火的人们，你们想把政治党派输入这个地区，你们要当心了。

如果你们要做一个好帝汶人，那就到那里去，发展出一种帝汶的制度，不要搞什么外国制度，它们可能会给人民，不仅是帝汶人民，而且是整个地区的人民，带来痛苦的。

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和安理会的各理事国给我这个机会发言。

主席：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金泽先生（日本）：我国代表团从将近四个月以前安全理事会通过第384（1975）号决议以来就密切注意东帝汶的局势发展。虽然该领土的和平和秩序似乎尚未完全恢复，我们认为鼓舞人心的是，武装斗争现在似乎局限于该领土的个别地区，而且生活正逐渐回复正常。

从去年八月开始，东帝汶陷入流血战斗，造成该领土许多无辜人民的死亡和巨大的灾难。事实上世界已不能再忍受象东帝汶事件这种悲剧。我们衷心希望和平和秩序能够尽快得到恢复，制造条件使东帝汶人民能自由行使其自决权利。

S/12011号文件中的秘书长报告将秘书长特别代表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的活动作了一个全面的报导，我国代表团已考虑了这个报告。日本代表团对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在履行秘书长交付给他的责任时遭遇了重重困难但仍然认真努力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号决议，十分敬佩。虽然他不克遍访东帝汶，与当地的东帝汶革命阵线建立接触，但他仍给我们带回有用的第一手资料。他的报告将帮助安理会估量局势，找出该领土局势的解决办法。

秘书长建议他的特别代表与有关各方面继续磋商，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支持。所以我们认为由安理会延长特别代表的任务，让他与有关各方面继续磋商，或许包括进一步访问东帝汶，是合乎需要的。安理会已经听取了“临时政府”代表贡萨尔维斯先生和东帝汶革命阵线奥尔塔先生的相互矛盾的发言，所以由特别代表再去访问一次肯定会是极有用的。

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临时政府”已邀请特别代表再度访问东帝汶，进一步讨论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号决议的执行问题。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该领土的和平和秩序必须尽快得到恢复，并且依据第384（1975）号决议印度尼西亚部队必须不拖延地撤出该领土。在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已特别注意了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贡萨尔维斯先生在安理会的发言，他说印度尼西亚部队从二月开始撤离，三月里仍继续撤离。我国代表团也欢迎印度尼西亚代表安

瓦尔·萨尼大使昨天所作的发言，他说：“武装志愿军二月开始撤离该领土”（第一九〇九次会议，第…页），预期撤军将于短期内完成。一般承认印度尼西亚是坚决支持殖民地人民自决权利的国家。

所以，我国代表团很满意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政府一再保证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没有权利主张，印度尼西亚尊重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利。我们相信印度尼西亚政府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不拖延地从该领土完全撤出其一切剩余部队。我国代表团深信印度尼西亚部队从东帝汶完全撤出有助于创造条件保证东帝汶人民能自由行使其自决权利。

我国代表团认为东帝汶的前途，应由东帝汶全体居民依照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正当程序所自由表示的意志来决定。必须东帝汶人民自己来决定他们的政治前途。

我们敦促所有理事国与联合国的努力，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努力，充分合作，促成迅速和平的解决办法，保证东帝汶人民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大会有关决议自由行使其自决权利。

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为达到这些目标，应做到下列各事：

第一，依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重申东帝汶自决的权利。

第二，继续努力恢复和平和秩序，使东帝汶人民得以行使其自决权利。

第三，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不拖延地从该领土完全撤出其一切剩余部队。

第四，注意秘书长的报告，延长他的任务，使他能继续努力协助促成和平解决。因此，我们支持延长秘书长特别代表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的任务的提案。

第五，召集有关各方会谈，加速达成和平解决。

为达到这些目标，安理会应敦促有关各方协助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履行已由

或将由安全理事会决议委托给他们的责任。安理会也须敦促各理事国不从事任何可能拖延问题解决或促成局势恶化的行动。

我想提醒安理会，日本的政府和人民，以一个亚洲国家的立场，非常重视迅速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听取了关于东帝汶前途正反双方的发言，所以安理会应首先采取步骤帮助当地人民行使其决定政治前途的权利。我衷心期望我概述的提案对东帝汶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或恐吓的情形下决定其前途是有所助益的。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象去年一样对东帝汶局势问题作出一致的决定，保障东帝汶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我们保证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充分合作来达成这个目标。

主席：我收到通知说，安理会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的奥尔塔先生，要再次向安理会发言。因此，如果安理会理事国没有人反对，我就请奥尔塔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再度发言。

奥尔塔先生：昨天我们很有兴趣地听取了也阅读了葡萄牙、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代表团在安理会的发言。我们也听取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带到安理会的一些个人的发言。东帝汶人民正在遭受印度尼西亚军队罪恶的侵略战争的迫害，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这些个人却在这里愚弄这个光荣的安理会。本机构在处于变化痛苦中的世界上维持着法治；假如一国政府曾保证忠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却以行动破坏了本机构的尊严，那么本机构是不可能充分担负起责任来的。

我们要说，这类的行动只能是出自对国际关系的歪曲看法。一个有尊严并尊重其他国家和政府的政府绝不会叫这些人到这个世界组织来当请愿人。我们在这里听到侮辱东帝汶人民的言词。的确，东帝汶大多数的人民不识字。但对只为象被带来此处的印度尼西亚走狗一类少数派服务的剥削性压迫性的政治经济制度，

他们当然是有切肤之痛的。

非常不幸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带来了一些咖啡园主或养鸡场主，他们住在东帝汶，象其他许多殖民主义者一样剥削我们的人民。印度尼西亚军政府的这位朋友所使用的言语，就具有典型的过时的病态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心态。印度尼西亚政府带来这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只令我们想起南非和罗德西亚种族主义者——他们主张种族隔离，因为“非洲人是没有文化的。”印度尼西亚带了一个种族主义者也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到这里来侮辱东帝汶人民，连带地侮辱非洲人民，这种作法简直骇人听闻。

我国代表团，忠于我国政府的政策和东帝汶人民，不能容忍一个种族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具有病态心理的人利用这个高贵论坛来狂吠他对肤色较深的人民的仇恨。我国代表团怀疑应该负责的究竟是这个人自己，还是支持他来此的代表团。我此时不想进一步评论这些个人在安理会上的出现和发言。我们相信安理会的理事国会有自己的看法。

当这些个人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出卖其他的民族来此侮辱东帝汶和非洲的自由斗士时，我们很欣慰地获悉成千成万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民对东帝汶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一百多位英国议员对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表示谴责，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及许多其他宗教团体和国际组织都通电表示同情和支持我们。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亚非团结组织），包含了世界各处八十多个组织，表示承认东帝汶人民在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下的斗争。

加拿大、荷兰、瑞典、挪威、新西兰、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许多不同的组织都抗议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人民的罪恶侵略。澳大利亚的人民在过去几个月中特别表现了与东帝汶爱国力量的惊人团结。澳大利亚议员，其中包括内阁成员，澳大利亚基督教协进会，澳大利亚学生联盟、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

共计四百多万人发表他们对东帝汶人民和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同情和支持，并且痛斥印度尼西亚的扩张主义。

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也对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的军事冒险表示关怀。有几个国会议员已动议削减对印度尼西亚的军援。这表示杰出的美国政治家认识美国给印度尼西亚的军援是被滥用了。但我们相信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是不同意印度尼西亚把美国的军援用来对付东帝汶的。

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也采取了行动削减给印度尼西亚的经援和军援。尽管印度尼西亚驻联合国代表团，为逃避责难企图歪曲东帝汶的真实情况，但雅加达军政府的罪恶记录昭昭在目，人们无从怀疑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进行了种族灭绝行动。

安理会必须将印度尼西亚侵略东帝汶视为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会第 3485 (XXX)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 384 (1975) 号决议都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从该领土不拖延地撤出其一切部队。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侵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也破坏了国际和平和秩序。

安理会有责任找出办法，终止武装侵略。目前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驻有三万以上的伞兵和海军陆战队。澳大利亚的情报官独立地证实了这个情报。所谓印度尼西亚部队已经撤出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完全是一派胡言。相反地，新的援军不断增加。为了世界这一部分的和平和安全，我们期望安理会把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持续军事侵略作为优先考虑事项，我们希望它不会被印度尼西亚政府自相矛盾的发言引入歧途。否则的话，安全理事会就会听任印度尼西亚继续军事侵略东帝汶人民。

从国际社会谴责印度尼西亚军事干涉东帝汶，要求印度尼西亚部队撤出以来，已经四个月了。但是，虽然如此，民族主义部队和印度尼西亚军队仍在东帝汶继

续大规模的战争。 我想读一封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理尼科劳·洛巴托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从东帝汶发出的电报：

“东帝汶稻米和玉米的收割上个月已经结束。 印度尼西亚部队的主要目标是劫掠人民所有的农产品。 这些食品都被运到帝力，然后用船运至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控制的各个地区，人民的不满日益加深，人民都在挨饿。

“冒牌的所谓临时政府之内存在着两派。 一派是以前帝汶民盟为首，另一派则以前帝汶民协为首。 这种情况是‘总督’自己通过帝力电台的扩音器泄漏出来。

“牺牲了許多人后，已经救平了一个叛乱阴谋亚当·马利克再度说东帝汶的战事已经结束，但他忘记了他几天前说过印度尼西亚部队不能撤离东帝汶，因为仍然需要他们。 印度尼西亚政府现在还继续派出新的部队。

“对拒绝印度尼西亚领土内的东帝汶难民返回东帝汶一事，印度尼西亚如何自圆其说？印度尼西亚宣称它的部队控制了该领土的全部，这是假的。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成员仍能自由活动、电讯仍能操作，国家电台一星期播送三天。 雅加达政府拒绝新闻工作人员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入境，无疑地证明了印度尼西亚没有控制该领土的全部。 四月的第一个星期，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火、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 我们正盼望联合国特别代表的下一次视察。我们不怕真实情况为人所知。 东帝汶人民即使在印度尼西亚军人枪尖威胁之下也要表示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决心。 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所以胜利是必然的。 不独立宁可死。 东帝汶人民必定胜利。 最好的祝愿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理

尼科劳·洛巴托

东帝汶没有什么临时政府，合法政府只有一个，就是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所组织的政府。十二月七日帝力被侵之后，才撑起了所谓临时政府的傀儡，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海空军正在轰炸这个城市。如果情况需要，我国代表团可能不得不向安理会提供关于这个所谓临时政府真正性质的具体证据。

我国政府牢记着目前印度尼西亚政权对民族主义部队进行所谓绥靖运动的方式和它进行所谓自由选择的方式。虽然我们勉强同意这样做，但必须提醒安理会在西伊里安的所谓自由选择是怎么回事。雅加达宣称有权控制前荷兰殖民地西伊里安。联合国将西新几内亚领土出让给爪哇。这个前荷兰殖民地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移交给爪哇人。在所谓的纽约协定中有一项附带条件：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必须给西伊里安人民一个机会，表示他们对并入印度尼西亚的态度。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间，当时的政府似乎准备以非常进步的方式来进行自决的过程。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新军事政权在西伊里安进行了强烈的镇压和恐吓运动。经常造成武装冲突，来威迫西新几内亚人民接受与印度尼西亚合并。

一九六九年，爪哇的领导人拖到最后终于举行了联合国所要求的自决行动。联合国派来观察西新几内亚公民投票的代表奥尔蒂斯-桑斯先生，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报告时，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公民投票的方式表示极大的保留。他说：

“反对并入印度尼西亚的请愿，马诺克瓦里、埃纳罗塔利、瓦格特等地骚动的情况许多人逃到岛上澳大利亚管理的部分以及政治犯的存在，其中三百多人因我的要求得到释放确切无疑地显示出西伊里安人口中某些部分对独立有坚定的信念。”

“关于协定第二十二条，涉及该地区居民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移动自由及集会自由权的执行，我不得不遗憾地表示保留。尽管我一直在努力，这个重要的规定没有得到充分执行，而且管理当局对老百姓始终行使严密的政治控制。”

(A/7723, 附件一, 第250和251段)

我想再度在安理会强调，我国政府和东帝汶人民完全尊重印度尼西亚的领土完整，也非常钦佩印度尼西亚民族。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奋斗三十年后从殖民国获得独立的同一民族，现在的所作所为竟与过去骑在他们自己头上的殖民国如出一辙。

东帝汶不是过去的西新几内亚。它从来不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我们期望并确信西新几内亚事件不会在东帝汶重演。

依照国际法，依照联合国宪章，并且为了不致自相矛盾起见，安理会应该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无条件地从该领土撤出其一切部队，并且撤除对东帝汶的海空封锁。我国政府敦促由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组成另一个事实调查团前来东帝汶，以保证联合国以前的决议得到执行。而且，安全理事会应该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其他会员国政府提供方便，让国际新闻界，观察员、援助和救济人员立即进入该领土。只有在这种情势达成之后，东帝汶人民才真正可能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国政府将与联合国充分合作，并且愿意在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完全撤出该领土后，立即进行双边或多边对话。

主席：按照安理会理事国的协商结果，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定于下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

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散会
